

成都红庙英雄



李庸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巴蜀先锋文库
Ba Shu Xian Feng Wen Ku

主编／席永君

成都老股民记忆

红庙子的第一桶金

九十年代创业史

漫漫商道坎坷情路



成都紅廟英雄



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庸／著 席永君／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红庙英雄 / 李庸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4
(巴蜀先锋文库·席永君主编)
ISBN 978-7-5153-2389-3

I. ①成…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8510号

书 名: 成都红庙英雄
作 者: 李庸
选题策划: 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责任编辑: 庄庸 王昕
特约编辑: 文强 陶家桂
装帧设计: 程译莹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 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9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4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

——【宋】潘阆《酒泉子》

1 第1章
开始：非熊非掌的艳遇

出差倒票两不误

初尝一夜情

美女来到集体宿舍

林文革和他的女朋友

41 第2章
初涉串坛和股坛

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刘晓就这样爱上了他

串串儿生意要多方出击

89 第3章
与非狼共舞

借钱投资原始股

十串九不成

学生活动中心初遇小雪

139 第4章
第一桶金

一场游戏一场梦

女人是个好东西

李工和她的女儿方小燕

187 第5章 忍痛割非爱

两个女人可以同时举案齐眉吗
收获成功，好事连连
孔雀东南飞

231 第6章 江湖兄弟

炒股，全体人民在行动
为朋友两肋插刀
行市和造市

279 第7章 红庙子的弄潮儿

独怜幽草涧边生
成功人士才有 BB 机
广种薄收

327 第8章 结局：财富背后那个凄艳的她

繁华都市的爱情
经历第一个凄风惨雨的熊市
能够雪中送炭的红颜知己
只有财富故事，没有爱情故事

第 1 章

开始：非熊非掌的艳遇



出差倒票两不误

1992年8月上旬的那一天，周东卫觉得这一天特别热。似乎整个夏天就这一天最热。

周东卫在川东万县出差，对方单位是中国船舶总公司下属的某厂。来自国营无缝钢管厂设备分厂的周东卫，奉科长之命与对方签定一项专用设备的加工合同。科室里每个人都想出差，出差好，每天有30元的定额补贴。节约归己。东卫正是需要钱的时候，欣喜地得到了这份差事。

这里的酷热却是周东卫没有想象到的。空气苦热凝滞，路旁的房屋似乎也和周东卫一样愁眉苦脸地等候着凉风。他汗流浹背，心里烦闷躁动。走在回招待所的路上，太阳似乎无处不在，抬头仰脸便承受着太阳光灼烧般的炙烤，他只有把头埋得低低的。

他原以为办完这趟差事后，可以借机游览一番巫山有名的小三峡，但连续39℃以上的高温使他万不得已断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会被炎热烘烤。呆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也不过是把直接的压迫变成了无声无息的折磨。无处不燥热无处不憋闷，像烧透了的砖窑和蒸得来劲的蒸笼。风扇出来的风也是热风，只是表明有空气在流通，带不来一丝凉意。

周东卫盼望快些结束差事回到荫凉的省城。好在事情差不多已办完，跟这个厂的人谈妥了那专用设备合作的相关事宜，明天把合同一签，就可以离开这个令人坐卧难宁的地方。

他心头牵挂着省城的股票。他托老友林文革买的股票现在进展如何？股票是新生事物，上海深圳已经炒得热火朝天了。他坚信成都也即将步上海深圳的后尘掀起股票热来。资本主义的初期太多人靠买卖股票发迹，在今年能不能雄起，他就指望它了。当然，他还挂念着刚起步的钢管生意，虽然他只是一个中间的串儿。

次日，签了合同。在招待所结了账，他三下五除二收拾好简单的行李，逃也似的离开了万县，沿着盘旋的山路晃荡了两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梁平。梁平有一个在抗战时期修建的军用飞机场，现在开通了

民航，每天有一班飞省城的飞机。

一路上汽车走走停停，见人就载。司机态度异乎寻常的好。东卫很纳闷，其中必有原因。听几个中途上来搞贩运的个体户嘀咕：怎么票价又涨了八角？

那戴着墨镜脸色黝黑的司机大声说：“现在的油价都涨了，养路费也增加了，我们不涨点那不是喝西北风！”

几个长途贩运者似乎并不是那种与财富划上等号、过着闲适轻松生活的个体户。他们衣着肮脏，皮肤是晒多了太阳的古铜色，像科威特的石油泛着亮光。背心因为站在太阳底下等车都湿透了，为赶紧上车脸都挤得通红。上了车来安顿好货物，撩起衣襟就往脸上揩汗，个体户当得也真辛苦！

贩子们歇定后点上劣质香烟抽起来，议论起运输公司长途客运的承包利弊，结论是赶车方便了，但烟钱又贴到车票里去了，肥了的是那些掌盘子的。周东卫听完他们的议论才明白大巴司机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好，多搭多载收入都是自己的。中国的汽车司机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到1992年的现在都是吃香喝辣令人羡慕的角色，这个职业一经人提起就不由要联想到钞票和鸡鸭鱼肉。

东卫记得小时候见到的那些司机，腰里都别着一个类似现在中文传呼机那样的黑色皮质钱包。那钱包的扣子扣下，发出“吧嗒”的清脆响声来。那是款爷款爷们的必备物件之一。现在大多数司机诸如开出租车、跑长途客货运的仍然吃香，不过他们已不能算是最紧俏最闪光最受爱戴的款爷了，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主和搞个体经营的boss们以及在三资企业或合资公司里担当要职的雅皮们。

还是在小时候，周东卫就有成就一番事业、出人头地并风光一世的理想。到长大并念完大学，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已把这理想修订为拥有大笔财富、创建非凡企业。从而傲立于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的当今社会。

东卫渴望着能加入到款爷款爷的行列。像他小时候见到的那些司机们那样，迈着横步，吧嗒一声把钱包打开肆意挥洒，像电视电影上的香港大亨们那样，有快意豪奢的生活。尽管只是理想，飘渺得让他

有时甚至不敢去想，但又不甘心：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创造出一番事业？他相信自己是具有这个能力的。

大巴车到了梁平，这里毒辣的太阳和躁热天气并不减于万县。街上没多少行人，空旷的街上火辣辣的，地面像烤热了的铁锅滚烫发热，破烂的棒冰纸片和果屑皮肆意散落。汽车开过扬起一股翻腾的灰雾，与天上的灰气沉闷会师，连成一片猖狂恶毒的灰沙迷阵，玷污着行人的脸面和衣饰。

东卫从车上下来，走了没几步便觉得脸上粘腻腻的。心里祷告着，在县政府托人预定的机票不要出问题。离开省城时，他找在厂设计所工作的哥们刘红野写了张条子。刘红野的父亲是梁平县政府的一个主任。东卫估计梁平飞成都的机票不好买。现在这个年头啥子事情都要讲关系。有了刘红野的条子，心头稳当多了。

果然，这张条子发挥了用途。梁平到成都的机票因为天气炎热乘客骤增，机票已预定到十天以后。到万县去之前他凭这张条子找到县政府的刘主任。刘主任很热情，招呼他的秘书小郎：“帮小周预定一张机票。”郎秘书爽快从命。

周东卫进到县政府。刘主任已下乡抗旱去了。郎秘书正在起草什么文稿。东卫恭敬地递上烟，笑容可掬，随便中又显得有些自然。

郎秘书吸着烟，极力声称购买这张机票的难度。卫东点头哈腰：“真是太麻烦你了。多亏郎秘书路子广，有办法，有办法！”那郎秘书倒也不为难人，到第二支烟抽完就痛快地把定票单给了东卫：

“你拿着定票单去窗口买票，那儿把票留着的。”

东卫感激不尽，连声说：“感谢，感谢！到成都来郎师兄一定要来找我。”

县府秘书相当于半个县长，可小郎在这穿着洋气新潮、气质俊朗的省城大厂来的年轻人面前并不显得傲慢，反倒有几分羡慕和结交的意思：“到成都你给我当向导就可以了，我还没去过成都呢！”东卫说：“没问题，没问题。”

周东卫正转身要走，进来一干瘪精瘦老头吩咐郎秘书：“小郎，后天李书记叫定的机票不要了，你想办法处理掉！”

郎秘书先是诧异，随即谦恭地说：“两张都不要了？查主任，处理了要再定就麻烦了。”那精瘦的查主任断然说道：“先处理了再说，反正后天他们走不了。再定我去想办法。”

郎秘书应道：“好，好，好。”每“好”一下，他的头都朝查主任点一下，脸上同时浮出干巴巴的笑，如城市里养家了的宠物。

不忍目睹小秘书的艰韧温顺，周东卫连忙告辞出来，顶着烈日赶到机场，准备凭定票单交款取票。终于明天就可以回到成都了。

一想到成都，周东卫心头就有一种奇怪的感受，怨艾交织。这繁华的都市里还没有他呼风唤雨大显身手的位置，回去后仍是小科员那种紧巴巴的生活，寻找出头之路当中无穷无尽的折腾挫折，那里对他来说布满了荆棘和迷茫。想到这些，他恨自己，怎么就没有成功之门对着自己开启呢？生活似乎还是那么的无聊和辛苦。

狭小的售票厅里竟有很多人。人们在售票窗口前簇拥成一团，每个人都脸上油涔涔地焦急守望着。东卫定票单在手，心头无忧，悠然地望着这些排队购票的人。他们要买也只能买到七八天以后的票了。这鬼天气，再呆七八天，人都要给烤扁了。

他要了一张购票单，挨到一个角落摸笔出来填写，忽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哎，师兄，成都来的啊？”

是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妇人，皮肤白皙，画着浓妆，体态丰盈，一身城市打扮。她脸上正谄笑着，气质介于正邪之间。东卫感觉她是一个做生意的，口音倒是地道的成都口音。

“对呀，有啥子事？”

“终于遇到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哎，师兄，你的机票是哪天的？是不是明天的？”

“是明天的，你问这做啥子？”

“哎哟，你真有办法！我们都等了两天了，也没弄到票，急死人了，又有事情非得明天赶回成都不可！哎，师兄，能不能把你这张票让给我们？你是出差吧？晚一两天回成都没关系吧？价钱你开！”这妇人焦急中透出欣喜和希冀。

东卫觉得莫名其妙。心想，票给了你我怎么办？我又凭什么要把

票给你？真是岂有此理！但电光火石之间脑子一闪亮，郎秘书那儿不是还有两张后天的机票吗？“价钱你开”，说明可以加价把手中这张票转给眼前的妇人，自己呆在这儿只不过热一点而已，晚回去一天还可以多 30 元的出差补贴，这样至少会有百多元的进账。这生意倒是做得！

东卫内心拨划着如意算盘，脸色便由惊诧缓转过来，没有计较这妇人的唐突，倒像是老熟人似的偏头笑吟吟地问：“噢……噢，是这样啊！啥子事这么着急要回成都哟！你们几个人？我这张票可是好不容易才搞到的。太热了，这儿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妇人听出他口气缓和，知道事情有商量，便说：“我们两个人，到万县市联系业务。三峡不是要开发吗，来摸摸情况。不料这鬼天气这么热，像蒸笼，人日妈都蒸熟了！噢，对不起，说脏话了。我们铺子上，洛阳来了个老板，明天晚上就走，我和小琴非得回去一个跟他见见面，不然这笔生意就要洗白。邓大爷说的，时间就是金钱。你说我们急不急？梁平这地方又没有熟人和关系。昨天从万县过来就到机场来吊票。一万个人都来坐飞机，也没有来退票的。哎，师兄你贵姓？噢，周师兄，大家都是成都的，帮我们这个忙怎么样？”

“我票给了你，我怎么办？一个人呆在这么热的地方？再说这张票我也是花了几包塔山托熟人才搞到的。”

“你在这有熟人，那你更应该让给我了！帮姐姐这个忙，一定要帮！”

东卫沉吟：“嗯，这个……”

“周师兄，这样子，你这张票我加价 100 元要了！我托你的福先赶回成都。你和小琴在这儿继续吊票。你不是有熟人吗？吃住由我们小琴负责。实在走不成，你们俩这两天也有个伴，我们小琴很好耍的！怎么样？你是出差，晚回去不是多一些出差的补助吗？划得来，周师兄又帮人忙，又增加收入。你肯定会帮的，是不是？一看你就是那种古道上的热肠肠！”

妇人说话像放鞭炮似地劈哩啪啦，热情奔放。那加价 100 元，闹得东卫心里暖融融的。

这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了！有钱进账，再热也不热了！何况还有一个小琴！听名字不错，人说不定也有几分姿色。他对那妇人道：“你等一等，我去打一个电话，看想不想得到办法。”

售票厅里没有公用电话，东卫出来在旁边一间办公室里借打了一个电话，找到郎秘书声明自己要那两张后天的机票。谢天谢地，郎秘书嫌天热，准备明天上午去处理它们！东卫心头高喊乌拉，对着话筒说：“郎秘书，为我留着，我马上来取，感谢你呀！”

回到售票厅，东卫压抑住声色，在她面前站定，伸手去兜里摸烟。那妇人看他样子，知是摸烟，立即从手提包里摸出一包万宝路，递给东卫：“来，周师兄，抽这个！怎么样，电话打通了？票能不能帮忙让给我？”

东卫从万宝路中抽出一支，把烟盒还给妇人，妇人推给他：“你拿去抽，拿去抽。”东卫不置可否地停住了推送，把烟盒捏在手里：“哎，你贵姓？”

“免贵姓黄，黄荣珍。”妇人凑身为东卫点上火，这张机票看来对她的确很重要。

“你倒会想办法，一眼就看中了我。”东卫吸一口烟，做痛下决心状：“黄大姐，你这么急，大家都是成都的，我就帮你这一回！不过，你晓得这几天梁平到成都的机票很难搞的，你还有一个伙计，两张就更难了，你看……”

“这样这样，我总共多给你150元，算是你搞票的活动费。另外等票这两天的吃住由我们小琴管你。你也照应一下她，她第一回离开成都出来跑世界。怎么样，可以吧？”

黄荣珍边说边从手提包里往外摸钱，东卫瞟眼一看，厚厚的一大叠青蛙皮（钞票）。心头本有些惶恐，自己并非古道热肠，现在见她既然这么多钱，先走一天，自然要付出代价啰！于是便没有了羞愧之感，大方地接过黄荣珍递来的钱。刘红野的条子已使他轻而易举地增加了150元的意外收入。

黄荣珍接过东卫的订票单，长长地吐了口气，转身朝售票窗口处喊：“小琴，小琴，过来！”“嗒！嗒！嗒！”高跟鞋载着小琴来到

他们这边。东卫定睛一看，这小琴并不小，三十四五年纪，穿了一件大胆的黑色举重衫，胸脯高高鼓起，性感兮兮，人长得白里透红，大方磊落倒又不乏温柔妩媚，标准的少妇胚子。这小琴用手绢扇着风，脸上的白粉红唇透着油汗像融了些许的苹果冰淇淋。

黄荣珍对小琴说：“我从周师兄这里抢下了一张票，明天先走。周师兄有办法搞到……”她望一眼东卫，东卫笑着接口说：“后天。”于是她接着说：“搞到后天的机票，你们两个一起走。明天我先赶回成都去，去碰碰那洛阳的王二蛋，这笔生意不能飞！周师兄也是成都的，多亏他肯帮我们这个忙。虽只多呆一天，这么热的天也恼火！这两天周师兄就交给你了，整巴适点！”小琴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你硬是有办法！”转向东卫：“周师兄，真是太感激你了！”

“出门在外，别这么说，大家又都是成都出来的，让一张票不算什么。”东卫觉得小琴的眼光明媚辣烈，勾得他有些撩心。以他的年龄和经历，一时间竟有些发怵。这超浓度的纯女人风味薰得他眼冒金星，手心兴奋得直发汗。

两个妇人变得愉快起来，周师兄长周师兄短猛捧一阵。售票厅里的人都朝东卫望。两个少妇雀跃在侧笑颜相向，东卫的感觉轻飘起来，尤其是那小琴，既性感可人又娇媚柔滴。想到明天和她有一天的相处，还要被“整巴适点”，心头不觉滋滋冒油。

她们住的是空军招待所，东卫赶到县政府找到郎秘书，那包万宝路加一番感激话语，让他轻松地拿到了后天的两张机票预定单。把预定费付给郎秘书，东卫走出来心头惬意极了。

初尝一夜情

空军招待所就在机场旁边，黄荣珍和小琴住在三楼，东卫到服务台去登记，三楼已没了房间，只好住到二楼的一个双人间里。要到吃晚饭时，黄荣珍和小琴来喊了他，东卫告诉这两个换了一套装束的女人，后天的机票已经搞到。大家算是放了一个心，高高兴兴地到街上找了一个饭馆吃饭。饭钱自然是黄老板买的单。晚上，三人到城里一家有冷气的舞厅跳了一场舞。

无端地从天上掉下两个明艳阔绰的商业姐姐，年纪虽然大自己一些，女人味却是十足。周东卫沉醉在意外的温柔乡里，忘却了困扰的心事，放开心胸，殷勤备至，轮换着请两个女人跳舞，很快与两个妇人厮混得熟稔了。

通过交谈，知道她们在成都做的是电动工具和电缆生意，在西门生资市场开了好几间铺子。黄荣珍是老板，小琴是副老板，两人是从小的毛根儿朋友。这次两人到万县来收一笔货款，顺便考察万县的装饰市场，她们有一个新品种彩绘玻璃想在万县寻求代理商。虽然，她们自称做的是“小生意”，但她俩穿金戴银和用钱的气度，东卫觉得非寻常之辈可比，在这小县城一流舞厅里更显突出，心头暗羨不已。相比之下，周东卫倒显得有些知识青年的寒酸。不过他相貌俊朗，气质儒雅，加之风度翩翩，谈吐风趣，两个妇人被他伺弄得心花怒放，甚是欢愉。

黄荣珍笑嘻嘻地对东卫说：“你倒很懂人的心意，讨人喜欢，又会跳，又会说，太好耍了！弄得我也想留下来跟你后天回成都了。”脚底下暗暗地踢了一下小琴：“小琴，你好有运气哟！明天一整天小周都陪着你。”小琴笑着拍打她。东卫下一曲跟小琴跳舞时，她贴得他很紧，竟有些投怀送抱的嫌疑。这个夜晚对三个人来说都是愉快而美好。

从舞厅回到招待所，周东卫与她们道晚安。黄老板说：“这么热你睡得着？”她似乎有些意犹未尽，邀东卫到她们房间去坐坐，摆龙

门阵。东卫说：“这么热，不大方便吧。”黄荣珍笑着说：“没关系，只要你不脱光就行。”这两个女人惯走江湖，少了许多平常女性的顾忌与羞怯，爽直放浪，倒别有一番趣味和吸引力。东卫便也不扭捏，随她们上到三楼进到她们房里。小琴叫服务员去拿了几瓶啤酒，三人猜拳喝酒，烟雾腾腾当中一直闹到次日凌晨。

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东卫脱得像条光溜的干鱼，被刺激得兴奋起来的神经怎么也难以平静。虽与那两个妇人说得热闹投机，但她们所描述的跌宕起伏的商场生活，所经历的尔虞我诈，所享受的纸醉金迷……自己连边都没挨上，自己竟然没融汇进当今社会生活的主要潮流。像今天为了一百多元钱，竟耍这等齷齪无耻的鬼心眼，定让那两个女人瞧不起和笑话。

东卫嗟叹烦闷不已，躺在床上支接一支地抽烟。离开成都这么些天，明天回去后应当把哪几件事接上茬？首先是找林文革问股票买到没有，有没有升值迹象；然后是给李工打电话，问她手头上有什么新货；还应当和一些串友们联系上，尽量争取做成几笔钢管生意；再有就是刘晓这妞了。可能她已经提前返校了，不能让她再来缠扰自己，每月自己两百出头的工资，她还以为是个款哥在陪她拍拖，何况自己对她还远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夜他翻来覆去，一点都没睡好。未来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晃在眼前，怎么去解开它并把辉煌和成功握在手中？

第二天上午，周东卫和小琴到机场送走了黄荣珍。黄老板一再对东卫道谢，并把成都的传呼号码给了他：“小周，回到成都，一定跟我联系。”对小琴眨眨眼：“小琴，好生关照小周哦！成都那边放心，难得在外边遇到这么帅的帅哥，在这想咋个耍就咋个耍不会有事的，明天安心回来就是了。”后面这几句话东卫听得纳闷，似乎话中有话，看小琴含笑不语，两颊微红。他对黄荣珍挥挥手，祝她一路顺风。

飞机在金色阳光中轰轰地昂然起飞。小琴似乎漫不经心地说：“好了，好了，终于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是啊，就我和你了，整整二十四小时。”

“小周，我对面房间的客人好像也乘的是这架飞机。”

“你的意思是，让我搬到你对面去住？”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哟！不愿意？可以免得你跑上跑下的，我也好关照你啊！”

“说到关照，你们好像挺重视，哎，琴姐，你准备咋个关照我？”

“咋个关照啊，你是我们的恩人，又是个贾宝玉，当然是管吃、管喝、管睡，管到你满意为止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这样子我岂不是太幸福了！我是男的，应当照顾你这个女同胞才是。”

“哈哈，随时没忘了你们男子汉的臭风度，其实有啥子嘛！不过，要你照顾时自然也忘不了你的，愿意吗？”

“随时听候召唤。”

小琴今天穿了一件翠绿色的T恤衫，东卫惊诧她在旅途中居然还有这么多套行头。V型领开得较低，一片肥沃的胸脯展露出来，丰腴四溢，东卫正眼不敢瞧，只在斜视侧视时瞟了几眼，又做贼似的溜走。小琴和他说话当中似乎很随意地挽住了他的胳膊，东卫便顺势挽住她的肩，两人都觉得关系贴近了许多，来历不明地生出些亲热感，逆着万丈阳光到售票厅把机票买了。回到空军招待所，东卫便到服务台去要求换房，那本地小姑娘很好说话，同意给他换房。小琴站在旁边，打开钱袋为东卫付房钱：“这房间今晚别再安排人了，他包了。”

天气炎热，似乎太阳的儿子也来上班了。万道阳光把整个大地照得金灿灿的，天空湛蓝，万里无云。东卫的房间朝东，上午正好晒着。小琴说：“你那边晒，到我这边来吧。”东卫便到她房里厮混吹牛。小琴脱了鞋，盘着裙子靠在床上一边磕瓜子一边饶有兴趣地和东卫聊天。屋里虽然开着风扇，不一会儿东卫浑身就变得湿粘粘的，满脸腻热，谈兴也不时因去水房擦汗受阻。小琴笑嘻嘻地关切地说：“这么热，就别穿得周吴郑王的，该脱就脱了嘛，有啥子关系嘛。”

东卫便脱了衬衣，裸了上身，下面是一条宽松的沙滩裤，光溜精悍地坐在小琴对面。“哎，小周，你身体很结实嘛，不像有的成都伙子，瘦得跟搓衣板一样。你是不是练过健美？”小琴两眼放光，兴致高涨地欣赏东卫健硕的身体。